

第六章 轉職難！難如上青天——電影院的二度就業

前言：書店裡的第二春

開在歷史建物裡的書店，已變成有點太理所當然的空間再利用想像。至少在台灣，案例早就多到數不清。而國際上也有布宜諾斯艾利斯著名的雅典人書店（El Ateneo Grand Splendid），以華麗的百年老戲院空間而被國際媒體選為世界最美書店第二名。

不過最美書店或是最美圖書館在台灣同樣也成了太理所當然的拋棄式詞彙。每每真正的體驗主體不是書或是閱讀，而是作為 Instagram 美照的打卡背板。

所以有次機會路過吉隆坡、順道參觀另一個老戲院轉型成為書店的案例時，我其實並沒有抱持太多期待。

我錯了。

興建於1947年的柏屏戲院（Rex Cinema）是馬來西亞最早的幾家電影院之一。出現在張吉安導演的《五月雪》中的普長春戲班發跡地就在這附近，而戲班也在距離柏屏戲院僅幾百公尺的地方經營另一家以戲曲表演為主的普長春戲院（已被拆除變成停車場）。1905年孫中山秘密前往吉隆坡為革命募款演說的所在——中華戲院，一說就是普長春戲院，而另一說則指中華戲院其實是柏屏戲院前身。

柏屏戲院最風光的時間是1993年以馬來西亞第一套 DTS 音響迎接好萊塢大片《侏羅紀公園》（Jurassic Park），創下馬來西亞的票房紀錄。隨後柏屏戲院票房就逐年萎縮，直到正式拉下鐵門停止營運。

幾年前，荒廢多年的戲院建築突然重新以 REXKL 商場為名打開大門，而其中最重要的營業主體是佔據大樓三樓以上（也就是原本影廳所在的樓層）的

書店 BookXcess。整個書店直接從原本的階梯式觀眾席裡頭長出來，因而擁有高度不斷變化、有如迷宮一般的各種主題書區，提供了種種新視角觀察整個戲院空間，更包含過去作為觀眾席時不可能存在的奇幻視角。走在裡頭，有一種身處蔡明亮電影《不散》之中的幻覺，會以為自己就是在迷宮般的戲院通道不斷遊走的陳湘琪本人。

果不其然，REXKL 背後的投資方和主導規劃者包含了好幾名馬來西亞建築師。

除了空間設計之外，整個商場最與眾不同的地方是它的機能會依據社區需求和商圈發展有機變化，而不是一個在規劃圖紙上圈一圈就完成機能配置的百貨公司。比如曾經是電影院銀幕所在的舞台，一開始是被隔成一個獨立的音樂展演空間，後來又改建成沉浸體驗的科技藝術空間。而曾是電影院停車場的一樓，一度引入花藝和園藝攤位變成一個藏在書店底下的迷你花市，而後來則在花店之外又長出酒吧、餐廳、咖啡館和自行車用品店等等複合生活型態的聚落。

柏屏戲院身處的商圈有點類似台北的西門町，是曾經輝煌但正迎接快速沒落命運的老商圈。REXKL 因此每次引入品牌進駐時考量的是能否對商圈創造改變的業態，而不是租金收入，甚至對一些年輕創業者根本就沒收租金。因為替商圈帶來的改變已明顯可見，這個電影院再利用計畫已經開始逐漸外延到鄰近街區巷弄，慢慢長到電影院之外的地方。

對一度淪落成廉價旅社和卡拉 OK 包廂的柏屏戲院來說，這個遲暮之年的事業第二春簡直就像天外奇蹟。

並不是每一家老電影院的二度就業都這麼一路順風.....

■ 劇院幽靈在紅樓

聽說紅樓有鬼。

曾在紅樓工作的友人多年前隨口轉述了館內各種疑神疑鬼的鬼故事。不信邪的我在聽到的當下完全沒當一回事。等到真要在文章中引述的時候，只勉強留下「有鬼」兩字的模糊印象，剩下的鬼故事情節都已丟失。如果是因這關鍵字而打開本頁的讀者，已經可以當成誤入點擊詐騙而直接跳過此節。

以下全文，不會有鬼。至少沒有傳統意義上的鬼。

「你知道這戲院裡有鬼嗎？」電影《不散》中的日本演員三田村恭伸向陳昭榮問道。

《不散》是永和的老戲院福和大戲院在 2002 年拉下鐵門、結束營業之後，被蔡明亮導演租用一年的時間拍攝所得的電影。而劇情講的正好就是福和大戲院最後一天開門營業發生的事。

然而電影中有一部分橋段，其實來自於蔡明亮在西門町的另一家老戲院看電影的經歷：

「當時的紅樓戲院也是同志流連的地方。有段時間我很迷史蒂芬·史匹柏的《第三類接觸》(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想要把一些片段放進我的短片內。正好紅樓戲院還在上演第三輪，我就帶著一台八釐米攝影機跑去偷拍。在幽暗中，至少有十個人來摸我的腿，我稍微抗拒他們就走開了。」蔡明亮導演曾在演講中回憶道。

這段紅樓戲院的具體記憶，最後碎裂成了《不散》電影中發生在福和戲院觀眾席、男廁小便斗前和各種通道中的那些潮濕、曖昧、苦苦追尋的性試探片段。

1908 年落成的新起街市場分成八角樓和十字樓兩個建物，而如今的西門紅樓的所在就是其中的八角樓。戰後轉型作為劇場使用的八角樓，在短短十多年間不斷塗改職業欄，經營過說書、相聲、京劇、越劇、話劇和歌廳（紅包場）等各種各樣演出形式。

1963 年梁祝電影熱在台北發生的時候，紅樓劇場已再度轉職，正式成為紅樓戲院，並正好趕上台灣電影空前的熱潮。雖然《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拷貝輪到紅

樓戲院映演的時候已經不算是首輪，仍然繼續吸引了滿坑滿谷的人潮在紅樓門口排隊買票。

作為全台灣電影院競爭最激烈的一級戰區，紅樓所在的西門町商圈短短幾年內就達到超過 30 家電影院聚集的可怕密度。而中年轉職的紅樓戲院受限於超過半世紀歷史的建築，已無法像新蓋起來的電影院那樣有競爭力。不只無法提供更更新更好的聲光效果，八角樓老舊的屋頂還時不時四處漏水。戲院的生意因而日漸衰退，最後只能在 1970 年代轉型成為色情電影院，映演台灣和香港生產的色情電影。

詭異的是即便到了 2024 年，在台北市政府所屬的文化場館西門紅樓的官方網站上，還是刻意跳過不去記述作為色情電影院存在近 20 年的歷史，即使那是政府接管該空間之前的最後一個營業項目。就好像台北市政府也成了這部蔡明亮電影裡頭的一個角色，因此非常入戲地緊緊跟上電影中的核心比喻——

那些被社會視而不見而只能在陽光照不到的昏暗處摸索、試探的性少數，通通都是陰魂不散的「鬼」。

不過官方從書面記錄中排除色情電影院經歷的理由，也可能是「依法行政」。法規上政府從未真正開放色情電影公開映演，所以按照他們的觀點曾經春色滿溢的色情電影院確實是不存在的（也是「鬼」）。

在政府不許的前提下，當時台灣幾家色情電影院多數採用所謂「插片」的作法，在送審通過、經常經過大幅修剪的正片之外加映色情片段來攬客。有時候被補回去的片段甚至根本不是接在原本的段落中，而是完全沒來由地在故事結尾一口氣演完所有性愛和裸露場面。據說只有西門町另一家更大膽的色情電影院——白雪戲院，膽敢播放未經修剪的完整色情影片。

鍾孟宏導演在《我不在這裡，就在往那裡的路》一書中還提過另一家台灣色情電影院的鄉野傳聞。他說台南的金馬戲院上頭有座銅雕小馬設有機關。如果戲院把馬頭轉向右邊，代表現在有警察盯場，所以不會映演「有料的」。如果馬頭朝左的話，則表示這場可以放心加料。

西門町的紅樓戲院、白雪戲院和台南的金馬戲院，指出了一條許多世界各大電影院都走過的標準轉職路徑：

世界主要都市的電影院職涯前半生通常都落腳於整個城市最重要的商圈，佔據一站滿足購物、娛樂等生活需求的消費區位。金馬戲院所在的台南市中西區過去曾有「電影里」的稱號，因為那兒打從日治時期開始就就和台北的西門町一樣，存在大量電影院散佈在週邊街區各個角落。

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本人潮絡繹不絕的商圈和電影院空間開始出現老化的跡象。喜新厭舊的消費者會改投其他商圈的懷抱，轉往那些後來才興建、設備更新更好的新電影院看電影。逐漸失寵的老戲院，最常選擇的替代道路是從首輪降為二輪，或是轉向放映一些非主流的電影類型。在移民人口眾多的美國城市如洛杉磯和紐約，通常就會映演服務華人觀眾的武俠電影，或是服務日本移民的哥吉拉電影或是黑澤明電影。

至於沒有特定移民人口聚居的其他地區，老電影院被拆除之前的最後一個映演劇目則有很高的機會是 1970 年代前後隨著《深喉嚨》（Deep Throat）熱潮而興起的軟色情電影。

問題來了。《深喉嚨》帶起的全球軟色情電影風潮，描繪的主要還是異性戀者的色情生活，甚少以同性戀者為主角。為何這些色情電影院裡出沒的多半都是男同志族群？

實際上，在台北的白雪戲院、紅樓戲院出沒的觀眾並不是只有男同志。黑暗的影廳裡頭，異性戀和同性戀者都各取所需。差別在於異性戀者作為社會主流性傾向，後來很快就擁有了更容易取得的色情內容管道（比如 1980 年代開始普及的錄影帶和有線電視）。同性戀族群則還要等到網際網路普及之後才獲得了同等的色情內容消費機會。

而且除了消費色情內容之外，就如同《不散》演的那樣，他們的另一個動機是在這隱蔽的地下社會中（物理上和心理上的）和其他隱蔽的同性戀者進行第三類接觸。

「我們這個王國，歷史曖昧，不知道是誰創立的，也不知道始於何時，然而在我們這個極隱秘，極不合法的叢爾小國中，這些年，卻也發生過不少可歌可泣，不足與外人道也的滄桑痛史。」白先勇在《孽子》中描繪了男同志的新公園王國（後來的 228 公園）。

新公園旁的新南陽電影院則因為地利之便而成為男同志聚集的電影院。1971 年新南陽拆除之後，他們才風塵僕僕地從新公園出發、沿著寶慶路的這一頭轉向 8 百公尺外頭的西門紅樓。

另一部書寫男同志的文學經典——朱天文的《荒人手記》也記述了紅樓戲院內的實況。小說的主人翁以第一人稱回顧自己的紅樓記憶：「可能，我到紅樓看了一部叫不出名字片子，當我緩慢適應了周遭一片漆黑之後，幢幢如置身在夜潮的灌木林裡。我背後一叢叢灌木發出咻咻聲，漫山遍野騷攪著亂影，煽出腥味。我冰冷顫抖像枯木上僅剩的一片黃葉，躲至劇終散場，我見自己臨崖懸坐在陡峭廂樓，腳軟嘴麻。我不敢回頭，但我還是回頭，瞥見了空蕩座椅地階上散棄著擦拭過的衛生紙如一坡地盛開的白牽牛。」

隨著《深喉嚨》而起的色情電影院其實沒有過太多年的好光景，很快就遇到來勢洶洶的勁敵。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快速出現在全世界家庭裡的錄影機，提供了比電影院更私密的色情消費路徑，因此快速瓦解了色情電影院暴起暴落的王朝。

另一方面，色情電影工業雖然善加利用了錄影帶這個新媒介而暫時維持榮景，但錄影帶也替他們帶來可怕的敵人——跳過整個內容工業鏈的素人色情錄影帶。不受監管的素人色情內容比起原本要花很多時間鋪陳故事的色情電影有更直接、不囉嗦的性描繪。以前經常在電檢中被刪減的色情片段，現在根本構成了整個素人錄影帶的敘事主體。市場證明了觀眾更愛這味。

因為主力消費者已經轉向光華商場那些更容易取得並輕易複製的 VCD，1997 年作為色情電影院將近 20 年的紅樓戲院正式熄燈。

其實在紅樓戲院熄燈前兩三年，樂山基金會執行長丘如華、身體氣象館王墨林、實踐大學講師顏忠賢等人曾大力鼓吹保存和再利用。不過這棟建物真正置

之死地而後生的轉職過程，就像《不散》中行動不便的售票員陳湘琪在電影院裡四處徘徊、試圖將剛剛蒸好的壽桃送給她心儀的放映師（李康生）的過程一樣曲折坎坷。

曾經，有將紅樓整建為電影博物館的倡議；曾經，國家電影資料館（後來的國家影視聽中心）也有意租用作為館藏映演空間；曾經，紙風車劇團進駐將其作為劇場又經營了幾年；最後，是2007年進場接管的台北市文化基金會以文創基地的形式讓後方的十字樓在某種意義上重返110年前的市場機能，而八角樓二樓則是重操舊業，再次作為藝文演出的劇場之用。

不過紅樓戲院的二度就業故事裡最戲劇性的轉折應該是兜了這麼一大圈之後，曾出入紅樓戲院的群鬼最後又回到了紅樓聚集。

早先在此處摸索、試探情慾的男同志社群，其實在紅樓戲院停業之後隨即登出紅樓，鳥獸四散。被市府重新打上明亮燈光重新開張的文創商場，沒那麼適合這些無法見光的夜行動物棲息。結果，是紅樓旁邊的西門市場在各種業態先後經營失利之後，突然摸索出了同志酒吧的成功業態，最後還和台北同志大遊行一起登上政府的國際旅遊宣傳，成為觀光客來台必遊的目的地之一。

雖然和《不散》一樣迂迴曲折，但幸運的是紅樓的這部同志鬼片終以喜劇收場。

上世紀的性保守文化的雲霧終被新世界的風吹散。台北後來已然擠身成為對LGBTQ+ 性少數更友善、更開放的世界領先城市之一。曾被該城視而不見的鬼，現在則粉墨登台扮演城市觀光代言人的新角色，成為西門町面向全世界的一座燈塔，照亮原本只能在影廳燈暗之後出沒的人。

■ 時代廣場紅，時代廣場藍

曼哈頓的時代廣場上，有家老戲院的履歷表長得和西門町的紅樓簡直一模一樣

——

比紅樓大 3 歲左右的新阿姆斯特丹劇院 (New Amsterdam Theatre)，和紅樓同樣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專業劇場生涯。隨後，該劇院也直接以華麗的劇場建築轉型成為首輪電影院，並在電影院拉下鐵門正式停業之前，同樣有段不算短的時間是靠著映演色情電影維生。

就在紅樓戲院快要停業的差不多時間，已荒廢好一陣子的新阿姆斯特丹劇院則是搶先迎來了第二春（如果把先前從劇場轉型電影院的經歷也算進去，更精確一點的說法是第三春）。

1997 年 4 月 2 日，當時迪士尼集團的董事長麥可·艾斯納 (Michael Eisner)、紐約州州長喬治·派塔基 (George Pataki) 和紐約市市長魯迪·朱利安尼 (Rudy Giuliani) 共同主持了耗資 3600 萬美元修復完成的新阿姆斯特丹劇院重新啟用典禮。不只是原汁原味的彩繪壁畫和由四名少女石膏像扛著的華麗圓頂被工匠細心復原，曾為了轉行電影院而忍痛拆除的兩側劇院包廂更在這次修復工程之中被完完整整地裝設回去。

前面的文章中我們已經討論過戲院包廂對電影來說不僅視角不良、畫面容易變形，而且還會干擾有聲電影的音場。如今，迪士尼又把這家戲院的兩側包廂裝回去的理由則是，接下來新阿姆斯特丹即將重操舊業，再次成為專業劇場。

西門紅樓轉職成為文創商場當時，承載了重振西門商圈的眾望。而新阿姆斯特丹劇院的重操舊業，同樣背負了商圈振興的重大使命。

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將這一步棋視為他政治生涯更上一層樓、挑戰更高職務（比如美國總統）的關鍵佈局。他寄望重出江湖的阿姆斯特丹劇院能夠用表演藝術振興紐約的門面——時代廣場商圈，或者至少將廣場周邊各種色情電影院和成人用品店徹底沖刷出這個街區。

「總有一天，一場真正的雨會來，把街上的這些雜碎都沖刷掉。」《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 的男主角勞勃·狄尼洛 (Robert De Niro) 在開場旁白中這麼說道。

拍攝於 1975 年的該片正好也用攝影機記錄下曾經充斥著色情用品店、色情電影

院和其他各種犯罪的時代廣場模樣。

上世紀初，廣場旁的 42 街原是紐約的劇院和電影院一級戰區，後來才在 1950 年代前後逐漸沒落。空出來的整排店面一開始先零星出現了幾家用小型包廂服務個人觀眾的迷你色情電影院。到了 勞勃·狄尼洛開著計程車出沒的 1970 年代，整個時代廣場週邊已快速發展成美國色情經濟體系最重要的產業群聚。一家又一家色情書店裡叫賣著各種成人雜誌和剛剛才興起的色情錄影帶。而尚未被房地產開發商的怪手盯上的老舊劇院或電影院，則是陸續轉型成為軟色情電影的映演場所。

比《計程車司機》早了 4 年的《深喉嚨》，說服了美國人（主要是男性）去電影院買票看色情電影是一種不必感到羞恥的日常，沒必要留在那些小包廂或地下室裡躲躲藏藏看片。

色情電影院短暫的王朝很快就被爆炸性增長的色情錄影帶終結。不過作為世界色情經濟首都的曼哈頓，仍有很多家色情電影院想盡辦法活了下來，繼續和佔據時代廣場各角落的情趣用品店、色情書店、色情現場演出和地下性交易產業構成了一個緊緊相依的性產業群聚。

如今光鮮亮麗、觀光人潮不斷的時代廣場，在那個年代是連紐約人自己都避之唯恐不及的麻煩地方。紐約市政府早在 1980 年代就一直想透過都市規劃重新清理時代廣場，目標是讓美國頂尖企業不再視時代廣場為地雷區。Disney 的名字大約就是這時候浮上檯面。

後來這家好萊塢片廠多次表示考慮前來時代廣場開設劇場和主題商店。然而一直得等到 1994 年終於選上紐約市長的朱利安尼登上舞台，才讓迪士尼的空頭支票能夠兌現。朱利安尼市長的錦囊是一口答應了迪士尼對於投資時代廣場開出的配套條件，允諾市府將用盡全力驅趕週邊色情產業，換取迪士尼真正拿出資金修復荒廢多年的新阿姆斯特丹劇院。

除了主題樂園內的表演節目和冰上劇團巡演節目之外，迪士尼過去並未真正涉足百老匯演出。為了新阿姆斯特丹劇院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二度就業，迪士尼費盡心思準備了自家 IP 衍生的重量級節目——《獅子王》（The Lion

King) 音樂劇。結果 1997 年開演的《獅子王》引發的巨大反應遠超出迪士尼甚至任何人的預期。累積超過 19 億美元的驚人票房，直到今日仍是史上最高受歡迎的百老匯節目。

由於這隻嗓門很大的獅子突如其來的城西獅吼，陷入長期票房低迷的百老匯迎來了整個 42 街街區的文藝復興。然而更劇烈的街區變化，來自於言而有信、說到做到的紐約市長。

檢察長出身、對犯罪深惡痛絕朱利安尼市長在此同時開始強推著名的 40/60 法則，要求色情類商品庫存超過 40% 的店面必須撤出特定都市計畫分區。色情書店被迫開始大量囤積一些根本不會有人買的過期電視週刊和填字遊戲之類商品堆在店裡，藉以把色情商品庫存壓到符合紐約法規的 40% 規定以下，才能逃避頻繁的警察臨檢查緝。

紐約市長親自指揮調度的反覆行政騷擾之下，色情業終究在上世紀末舉白旗投降，漸漸退出他們長期佔據的時代廣場街區。

就像出入西門紅樓文創商店的外國觀光客不一定意識到那兒存在一家色情電影院的隱藏版歷史，現在出入時代廣場的外國觀光客也很少意識到他們掃貨的紀念品店或是排隊的熱門餐廳，可能都曾是人潮不斷的色情電影院或是色情書店。

電影史上，還有許多老電影院的事業第二春幹得轟轟烈烈、得意洋洋。但沒有第二家能像新阿姆斯特丹劇場那樣，對整個城市面貌帶來如此劇烈的轉變。

但並不是每一個紐約市民都覺得這是一樁美事。

就在《獅子王》音樂劇旋風橫掃百老匯票房的差不多時間，一輩子都住在紐約的科幻小說家山謬·德拉尼 (Samuel R. Delany) 把自己見證時代廣場遽變的感傷情懷和社會思辨，編撰成他的第一本非小說創作《時代廣場紅，時代廣場藍》(Times Square Red, Times Square Blue)。他在這本風格奇異的書中，一邊回憶自己在時代廣場色情電影院全盛時期的性探索經驗，一邊借用珍·雅各 (Jane Jacobs) 在社會學名著《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中的理論，批判邊界嚴明的都市規劃是一種人造的虛構界線。實際上，不同背景、不同階級、不同性傾向的人在城市裡發生頻繁接觸和互動關係，對社會帶來的好處遠多過於隔離帶來的弊病。

紐約市政府口中變得「更安全」的時代廣場並非真正殺死色情，或是消滅那些不見容於法律（或房地產經濟）的性，而只是把見不得光的性慾驅趕到暗處，或是曼哈頓上流眼睛看不到的其他地方（如週邊城鎮），並阻絕了紐約人互相理解、互相（身體）接觸的可能性。

被主題樂園化的時代廣場，因此成為白種順性別異性戀王子和公主（也許還有一些小鳥或是其他可愛動物）從此過著幸福快樂日子的童話國度。他們為此創造了一個社會學名詞叫做「迪士尼化」（Disneyfication）。

1980、1990 年代受到愛滋病疫情重創的百老匯劇場從業人員最熟悉這個故事線。污名化、隔絕圍堵或是視而不見都無法真正打敗敵人，或是帶來真正的幸福。

Rudy Giuliani 市長個人則是另外一個同樣矛盾的敘事。他的政治生涯以起訴紐約五大犯罪家族（對，《教父》電影演的都是真的）和打擊時代廣場的色情業而名噪一時，並在稍後的 911 事件中親自坐鎮指揮警消應變而達到政治聲望最高峰，甚至被媒體冠上「美國市長」（America's mayor）的顯赫封號。

不過痛惡犯罪和色情的朱利安尼，日後因為替涉及多起犯罪案件的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擔任辯護律師，而一再受到案件牽連成為被告之一。最後他在 2021 年對選務人員誹謗的官司之中，以被告身分被法院判赔偿原告 1.48 億美元的天價損害賠償。

此外，公職生涯中總是打擊色情不遺餘力的朱利安尼，還在 2020 年被好萊塢演員、喜劇創作者薩夏·拜倫·柯恩（Sacha Baron Cohen）設局，安排女演員假扮記者採訪，並用攝影機記錄下震驚全世界的影像——躺在旅館床上的朱利安尼正對著女演員扯下褲子拉鍊，似乎正在勸誘採訪他的記者和他發生性關係。這段影片後來被剪入 2021 年發行的偽紀錄片《芭樂特電影續集》（Borat Subsequent Moviefilm）裡頭，還讓這位前紐約市長兼色情終結者，一舉獲得

好萊塢大獎——金酸梅獎年度最差男配角的「榮譽」。

附帶一提，還有另一個支線故事是朱利安尼同時還遭前員工指控性侵。

時代廣場旁，從電影院轉職成功的新阿姆斯特丹劇院裡頭還在高唱著〈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俏皮的狐獾和疣豬還載歌載舞地大聲頌讚這世界終於在（順性別）王子和公主一觸即發的愛戀中和諧如一。

「The world, for once,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all its living things.」（這世界曾是，如此完美境地。）

被和諧掉的叢林現實是，轉大人之後的小獅王終有一天會將狐獾或疣豬視作可口的獵物，並扯下褲子拉鍊或伸著爪子朝牠們猛然撲去。

■ 廟裡來了尊新神明

2020 年初，負責伊朗境外軍事行動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少將卡西姆·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遭美軍無人機狙殺後，位於倫敦的英格蘭伊斯蘭中心（Islamic Centre of England，縮寫 ICE）為死者舉行了一場盛大的守夜悼念活動，並鼓勵年輕信徒將這位國際著名的恐怖份子尊奉為烈士。

這場活動引發了英國的猶太社群和幾位英國國會議員的強烈抨擊，還觸發了主管宗教法人的英國慈善委員會對 ICE 展開調查，導致該中心對信徒暫停開放近 2 個月。由於親伊朗政府的政治態度，ICE 過去就經常被指為恐怖組織在英國的附隨機構，路過的倫敦人難免帶點警戒心地對這座清真寺多看兩眼。

白色宮殿式建築，還帶有兩個綠色圓頂塔樓，很容易讓人以為這棟百年歷史的建築打從出生下來就是清真寺。出人意料地，其實它原本是一個有 1001 個座位的電影宮殿 Maida Vale Picture House。

1913 年完工時，Maida Vale Picture House 被稱作倫敦最豪華的電影院。建築師愛德華·達雷爾·斯通（Edward Albert Stone）當時正在摸索剛從美國流

行過來的電影宮殿風格，因此蓋了一個本來就帶鄂圖曼異國風情的電影宮殿。近 80 年後接手該建物的 ICE 其實只需要用簡易建材遮蔽一些不符合伊斯蘭教法的雕像等等建築裝飾，就能直接充作清真寺使用。

十多年後，建築師愛德華·達雷爾·斯通後來更加成熟的代表作是同樣在倫敦的電影院彩虹劇院（Rainbow Theatre）。有 2802 個座位的彩虹劇院不只借用了來自好萊塢片廠派拉蒙的資金，也借用了美國電影宮殿後期衍生出來的魔幻分支——「大氣電影院」（atmospheric cinema）風格，在整個天花板填滿絢麗雲彩圖樣。這個新技法不僅用粉刷和打燈的簡易工法取代了大蕭條前的不惜工本的雕樑畫棟和水晶吊燈等奢侈裝飾，還能帶給觀眾一種在戶外劇場觀看演出的幻覺。

這家倫敦老電影院後來同樣轉行進入宗教界，成為福音派教會的聚會所。

依據西敏大學 2023 年的研究計畫《Moving Pictures: Reusing Cinemas as Places of Worships in the Diaspora》的統計，光英格蘭地區就有 97 家電影院被轉作宗教用途。除了數量最多的福音派教會之外，還有 16 個清真寺、2 個錫克教謁師所、2 個印度教寺廟和 1 個瑣羅亞斯德教寺廟。這些英國新興宗教的寺廟多半建立在移民社區裡，而原本在社區裡扮演娛樂機能的資深電影院因此很容易爭取到這個新工作機會，就地轉型另一種社區服務機能。

出人意料的是，其實台北也有一個中年低調轉行宗教界的資深電影院。而且就在西門町。

1993 年 10 月，也就是我 18 歲那年秋天，北上唸書之後在台北看的第一場電影是中華路上的西門大戲院。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發現台北的電影院原來在首輪電影院和二輪電影院之間，還有一個叫做「一點五輪」的混沌地帶。

1979 年開始營業的西門大戲院是台北第一家合法改建從單廳變為雙廳的電影院。原本是西片首輪，後來成為西門町唯一的二輪戲院。由於身在電影院一級戰區，西門大戲院即使變成二輪，也是佔據在二輪前排的特等座位置，總能更早拿到首輪演完的電影拷貝，而比其他遠離市中心的二輪戲院更早開始演所謂「一點五輪」的準新片（比一輪戲院晚一點，又比二輪戲院早一點）。

當時的二輪戲院經常要等上半年才會有拷貝可演。而我清楚記得當時走進西門大戲院的時候，2個多月前才在首輪熱賣的票房大片《侏羅紀公園》裡的暴龍竟然已經一邊低吼一邊踩進西門大戲院裡肆虐橫行。由於我早先已在老家台南的首輪戲院看過《侏羅紀公園》，所以那天選的是另一廳的《鋼琴師和她的情人》（The Piano）。正是因為西門大戲院的影廳隔音效果並不是太好，所以鋼琴聲的背後時不時傳來暴龍的吼叫聲，才能到現在還清楚記得另一個廳就是演《侏羅紀公園》。

面對拷貝管制解除和新式影城帶著最新聲光設備大軍壓陣，設備不如人的西門大戲院幾年後走上了和紅樓戲院非常不一樣的轉職道路。戲院底下的樓層是產權複雜非常的舊式商場。當初興建的時候，是按照市場攤位那樣一格一格拆出售給數十個不同所有權人。即便西門商圈日後迎來第二春，該大樓始終難以整合產權、拆除重建。結果擁有5、6樓西門大戲院的王姓家族只好在仲介媒合之下，把戲院產權賣給了朱植森牧師所主持的台北真道教會。

躲過了鄰近的紅樓轉行色情電影院的宿命，西門大戲院創造了另一個台北電影院再就業的新典範，成為滿場信眾讚美神明、敬拜神明的所在。

不過回頭想想，這個轉行典範似乎理所當然。如果把好萊塢IP、好萊塢明星甚至包含好萊塢明星導演（比如已神格化的諾蘭）當成一種20世紀新興宗教，那全世界的電影院原本都算是敬拜神明的場所。

大眾文化偶像的信眾不僅有自己的組織（粉絲社群）、敬拜的儀式（cosplay 扮裝和《洛基恐怖秀》式影廳互動），有些神聖時刻的狂悲、狂喜情緒更不輸給傳統宗教信眾。比如很多人仍然記得1977年8月18日那個讓貓王（Elvis Presley）從人變成神的片刻。不遠千里而來的數萬粉絲在孟菲斯市的貓王大道（Elvis Presley Boulevard）一字排開，目送他的白色棺木被白色凱迪拉克載往墓園下葬。就像我們在一些宗教儀式裡見過的畫面，他們之中許多人都歇斯底里地哭泣，甚至悲痛到接二連三昏厥倒地（孟菲斯天氣太熱也是另一個可能）。

和貓王一樣影歌雙棲的大眾文化神明瑪丹娜（Madonna）則是自始就以宗教人物

之姿降臨人間。Madonna 這個單字源自東正教用語，用來指稱聖母瑪利亞的聖像（繪畫或是雕像）。她的第二張專輯《宛如處女》（Like A Virgin）更不隱諱地直接連結了聖母的處女生育典故，來挑釁當時的保守社會價值。

另一位好萊塢明星葛妮絲·派特洛（Gwyneth Paltrow）的教會經營策略是向信眾出售各種帶有她個人理念的信仰周邊，比如主打「我的陰道味」的香氛蠟燭或是毫無科學根據的陰道保健用玉石。爭議滿滿的無麩質飲食運動背後也是這位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人類學系肄業的好萊塢女星強力宣教的成果。

有趣的是，她的偽科學新宗教也進駐了一家老電影院。

距離經典電影海報《曼哈頓》（Manhattan）中那張公園長椅大概兩三百公尺左右的紐約第二大道旁，幾年前開了一家非常新潮的健身教室 Tracy Anderson Studio。6000 平方英尺的旗艦店裡，除了嚴格控制在恆溫恆濕的健身教室之外，還附設有咖啡廳和販售各種昂貴的減肥蛋白棒的商店，來服務每個月原本就得供上 900 美元會費的信眾。

雖然教室以著名的健身教練崔西·安德森（Tracy Anderson）為名，但這位創辦人在開幕當天一直把話題圍繞在根本不在現場的女星葛妮絲·派特洛身上。比如對與會貴賓回憶十年前她和派特洛初次相遇的情景，或是她如何扮演幫助剛生下第二個孩子的派特洛對付難纏的產後肥胖，以便儘速投入下部電影拍攝工作。人在洛杉磯的葛妮絲·派特洛原本預定出席這場開幕式。只是她預訂搭乘飛機因為天氣惡劣而取消，最後只能改用電話受訪。

實際上女星葛妮絲·派特洛不只投資了這家健身房，也手把手教會了這名健身教練如何善用明星的信眾吸客。除了珍妮佛·羅培茲（Jennifer Lopez）、維多莉亞·貝克漢（Victoria Beckham）、小勞勃·道尼（Robert Downey Jr.）等明星學員之外，甚至在派特洛牽線下，聖母瑪丹娜本人也上了整整三年的課程，直到她實在受不了太過緊湊的課程害她錯過兒子的音樂會才斷然退出，不再扮演健身教室的活招牌。

然而這家健身教室還有另外一個大眾文化元素。它曾是過去紐約人經常出入的

藝術電影院。

曼哈頓曾有兩家以大導演 D·W·格里菲斯 (D. W. Griffith) 為名的藝術電影院 D. W. Griffith Theater，專門映演一些主流電影院少見的經典電影和歐洲電影。一家在城東，一家在城西的時代廣場。城西的那家後來一度被日本的東寶集團承接，成為映演黑澤明電影和哥吉拉電影的東寶電影院。不過 1982 年已經拆除改建。城東這家曾改名為 ImaginAsian Theatre 並專門映演亞洲電影，後來則是變成了印度連鎖電影院 Big Cinemas 的紐約據點，對印度移民映演印度電影。

敲鑼打鼓地成為城東這家電影院新主人的健身教練 崔西·安德森在開幕時說：「我非常喜歡電影院的象徵性，因此我們留下了原本的 marquee 招牌和上頭的燈飾，我希望不再只是希望自己看起來像個明星，而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開始追求像個明星一般活著。」

崔西·安德森並不是世界上唯一發現電影院的空間非常適合健身房的人。電影院（尤其是早期的電影宮殿）的特殊建築結構，比如挑高的影廳、階梯式的地板、完全沒有窗戶可供採光和通風的設計，使得它們很難就地轉租給其他行業使用。偏偏從美國西岸到美國東岸，甚至到倫敦、巴黎等城市近年陸續出現了許多改裝老電影院成為健身房的案例。

其他健身房可能看上的是挑高的劇場空間，只要把座椅拆除換成飛輪健身車，就很適合上那些需要燈光音響配合的浮誇有氧課程。然而以嚴苛著稱的崔西·安德森更在意的是密閉可控的環境條件，可以執行她自家獨創有如虐囚般的高溫高濕健身環境（稍後確實被離職的教練指控虐待，說課程中經常有學員或教練出現脫水甚至熱痙攣的狀況）。

曼哈頓城東、城西兩家 D. W. Griffith Theater 截然不同的命運顯示了，老電影院的職涯完全受到房地產的左右——

位於精華地帶的老電影院很容易被房地產價值的高漲給謀殺，讓受到利誘的屋主果斷拆除改建成更有利可圖的高級住宅或是商辦大樓。

其餘的電影院無法跨過那條有利可圖的房地產冥河，將會卡在一個很難以過渡的中陰身狀態。少數舞台深度較夠的電影院（通常是更早期還有兼作的電影宮殿）或許還可以輕鬆地直接作為演唱會或其他藝文表演場地之用，就像西門紅樓或是前文提到的東京的日本劇場那樣。其他的中年轉職選項，則多半會像本章裡頭這些故事一樣艱苦曲折、流血流汗。

健身房需要能夠承受健身器材的建築結構，需要良好的隔音以免擾鄰，需要大量的廁所空間以便部分改裝成淋浴間。教會需要不用太深的舞台、容納會眾的觀眾席和良好的音響效果和隔音條件。運氣好一點的失業電影院，也許能在求職網站上媒合到這些萬中選一的轉職選項。

剩下的中年失業的電影院面臨的最終命運，會是如同西門町武昌街後段、樂聲戲院對面那棟鋼筋早就腐蝕外露、甚至建築內已經長滿雜草的廢棄建築（1991年停業的台北戲院所在大樓）一樣，成為永遠遊蕩人間、無法轉生的孤魂。真正的鬼。

後話：（敲敲）請問上帝住在這裡面嗎？

我其實為了撰寫本章的內容，非常興奮地買了張昂貴的機票飛了一趟紐約。

在我列出的十多家想要親眼見證的紐約老電影宮殿之中，最迫急待想看的就是三家轉職成為教堂的成功案例。不過，我太興奮搜集滿滿資料夾的電影院歷史資料，卻疏忽了確認停留紐約的日期，一連吃了三個大大的閉門羹——

Mark Hellinger Theatre 轉型成時代廣場教堂（Times Square Church），不對外開放；

Loew's Metropolitan Theatre 轉型成以合唱團演出著稱的布魯克林會幕（Brooklyn Tabernacle Church），只有週日合唱團演出的禮拜有對非信眾開放；

還有最讓人遺憾的建築師約翰·厄博森（ John Eberson）大氣電影院經典之作、紐約現存最美麗的電影宮殿 Loew's Valencia Theatre 轉型的 Tabernacle of Prayer for All People 教堂，只接受特定導覽團的預約參觀。

所幸還是有看到了其他老電影院（留待下一章交代）。

這些不對外開放的電影院教會，其實是有祂的歷史脈絡。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的宗教自由保障曾在紐約庇護了大量轉行教會的老電影院。因為紐約早年的文資保護法令有個奇葩的規定，說如果建築是作為宗教使用的話建築內部不得受到文資保護指定，而只能要求保護建築外觀。這道方便門，使得教會成為收留老電影宮殿的最好去處。至少外觀不變的狀況下，建築內部就可以有更大的彈性而不必受市政府指指點點。有些屋主甚至根本不是出售，而是乾脆捐贈給教會。

好險，從這幾家教會的網站照片看起來，大致上電影院內部並沒有被大改。最多就是加上一些現代化的宣教科技（比如燈光音響和轉播錄影系統），以及遮掉一些曾經存在牆面上的裸露異教女神裝飾。

文資保存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是，只要有人用，就會有人修。有人修，就比較不會壞。沒有人使用的閒置建物，不出幾年的光景就會成為武昌街台北戲院那樣頹圯的廢墟。

「上帝住在這裡面嗎？」紐約著名的電影宮殿 Roxy Theatre 在 1927 年開幕時，一名正要走進戲院的小女孩問道。

我也在紐約敲了三道門，問了三次同樣的問題。沒有人回答沒關係。只要電影院的實體被保存下來，電影院的靈魂就會繼續在。